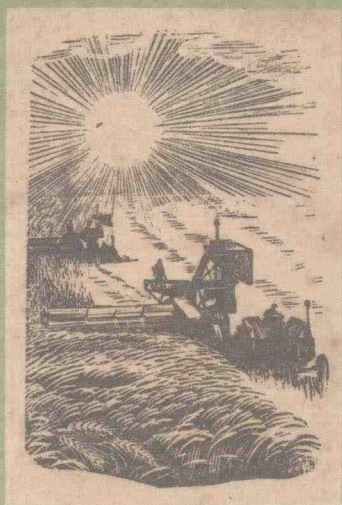




陳 兵 編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友誼叢書之十四

與客談我們集體主義

友誼叢書之十四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陳

兵編

與客談我們集體農莊

友誼半月刊

(版出日五十、日一月每)

介紹蘇聯知識的寶庫
溝通中國文化生活的軍

出版者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
發行所 關東友誼書店

(友誼叢書之十四)

與客談我們集體農莊

編者 陳 兵

出版者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

印刷者 關東友誼印刷廠

發行者 關東友誼書店

大連市中山路青泥窪橋

定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初版

農業集體化，不但擴大了
耕地面積，改變了耕種方法，
而且也改變了農民本身，擴大
了農民的眼界，使之成爲更具
有國家思想的人。

——摘自蘇聯強大國力之源泉

新書預告

關東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關東友誼書店發行

袖珍俄華

求解·成語
文法·辨字

四用辭典

編者 郭景天

編者根據莫斯科出版 О. С. Ахманов 教授所編 *Рус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及日本八杉貞利博士所編之『露和辭典』，日本版之數種成語字典以及中外各種文法書籍連同編者十餘年來所蒐集之文法等材料綜合編成。復參照莫斯科出版 Н. Ф. Ропухин 所編之 *Рус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及日本改造社出版淡德三郎所編之『最新露和辭典』加以修正，並按照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與『漢俄簡明辭典』以及其他等書詳加校對。

辭典雖名袖珍，考其內容，實爲中國現有任何辭典所不及。編入之單字，不但適於閱讀各種科學政治等書籍，而且可運用閱讀一般文學作品。求解方面，有最新的解釋，某些古

義編者亦未刪除。此外並附註口語與轉義。文法方面，包括了字法與句法兩部，解釋詳盡，超過中外現有任何一部俄文文法。成語（有專門符號標示）與同義語亦佔相當篇幅。每一單字的詞性、變化、用法均一一標出。附錄：有世界地名表、人名表、動詞變化表、動詞不定態與不定態表，名詞及形容詞變化表，俄國洗禮名與愛稱對照表，世界度量衡表與文法檢查索引。總之，此部辭典的出版，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愛好俄文同志們各種工具書的需要。

在排版方面，編者與工友對每一符號的使用，都經過細心研究。版式清晰，絕無費目之苦。辭典經多日努力，現已編排完畢。出版日期另有預告。

目次

集體農莊制度的偉大力量·····	一
萬事起頭難·····	一三
友誼的紐帶是怎樣結成的·····	二四
與客談我們集體農莊·····	三三
三十年的變遷·····	四二
還是我們一套好·····	四七
選上好人當家·····	五二
共產黨員帶頭·····	五七
科學與勞動結合·····	六一
農業學習的熱潮·····	六四
一封信的故事·····	六七

一對新人的婚禮·····	七〇
愉快的娛樂生活·····	七六
集體農莊的新式貿易·····	七九
我們農村的百貨店·····	八二
蘇聯鄉村中的保健工作·····	八五
我們的村蘇維埃·····	八八

集體農莊制度的偉大力量

在前頭，是陰暗的、紫紅色的、沐浴在火光裏的地平線。十月天的空氣，充滿了燒焦的樹木與樹脂的氣息。我們隨着目莫斯科擊退德寇的我軍後面，沿着公路向太陽山鎮前進。在煤烟燻黑了的雪堆上，可以看見許多被擊燬的坦克、大炮以及七零八落的德寇屍首。在村鎮處，只見一片煙霧飛騰的灰燼，孤立着的烟筒和竈頭。

從公路上拐向伊斯特林城蓄水池那個方向，沿着阡陌小徑又走了廿來公里，周圍景物依然毫未改變——這就是希特勒匪徒們造成的荒蕪地帶。

在軍用圖上，蓄水池周圍標誌着『星期五』村及其他十六個鄉村。這些村落前幾天還有呢。而現在他們只剩下了一片灰燼，焦臭刺鼻的烟霧，陰暗的靜寂。

我們從『星期五』村住民那兒得知德寇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侵入這個區域，而十二月十一日蘇軍的部隊就把他們驅逐出去了。還不到二十天的工夫，這數千戶人家，世世代代遺傳下來而在蘇維埃政權與集體農莊制度時代繁殖起來的財產，現在已一無所有，既無牲口，又無糧食。

『星期五』村的居民赫羅莫夫對我們說：「德寇在十二月九日那天，先燒掉了三十幢房子，他們

手裏拿着火把匆忙跑過來，把汽油澆在房子上，用草圍起來了。村莊剩下的部份是在十二月十日燒掉的。我的房子也就在那天被他們燒掉了。我站在大街上，看見這群野獸不慌不忙走到屋子裡，把成箱的火油澆到放在那邊的乾草上，把燃着的一根火柴丟到草堆去。我親眼看到是誰把我的房子燒掉的」。

老爹爹赫羅莫夫沉默了一會，舉起手來指着燒成灰燼的地方說：「以前大家都過着富裕的生活，——這是一個富裕的集體農莊。而現在一切又要重新開始——屋裏沒有一把羹匙，農場上沒有一張犁頭，屋子裡一無所有，工作需要馬，還要派人去打仗、復仇！」

戰爭結束了。載着參加過柏林與布拉格、維也納和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及索非亞近郊戰役的復員軍人的軍用列車，從西方開到東方來。而那個昨天還是手持步槍，拿着手榴彈，在戰鬥中出生入死的人，現在已坐在拖拉機上面了，在鐵路上打起錘子，增加了機器的速度，翻着黑土——生活恢復了。

在一九四五年夏天的一個休息日裡，我們來到伊斯特林河釣魚並決定看一看『星期五』村。這是一個夏天美麗的日子。嫩綠如茵的田野伸向無涯的遠方，伸向地平線，就好像是無邊無際似的。在道路兩邊燒成灰燼的地方，響起斧聲，木板房子蓋起來了。

在伊斯特林上空飛翔着鳥群，小孩子們在河畔上玩着打球遊戲。『星期五』村現在不只是在地圖上有了。它在新的地方復興起來。把它移到較高處，土丘上，修了兩條筆直的街道，從遠處望去，很清楚地看到在這兒已有二十幢草頂新木板蓋成的房子。在夾雜在這些房子中間的荒地上還有一些臨時

的住宅，周圍是綠的田野與菜園。

我們找到了赫羅莫夫。

他高興地說：「你們欣賞一下我們的建築吧，以前我就住在那個狗窩裡」。赫羅莫夫指着那個用燒壞的鐵板蓋成的房子說：「我跟老婆婆在那裡鑽出來鑽進去，呸，只要下雨淋不着就行了。我只希望過兩年就能搬到蓋好『真正房子裡』」。

我們蹲在土堆上，又走來了幾個集體農民。在那幾個表現出俄羅斯農民崇高的靈魂、智慧、精力的人們當中有一人，開始攀談起來了。

赫羅莫夫繼續說：「我們復興起來了，大家都勞動，結果還不壞。先前，在沒有集體農莊，沒有蘇維埃政權的時候，遭遇到這樣的災難，——村莊裡有一大半人都向外邊求乞去了。很多人被餓死了。而現在大家都喜歡、健康，整個地裡的工作與建設，自己要怎樣做就怎樣做。這就是集體農莊的力量！」。

其他的集體農莊莊員也都贊同赫羅莫夫的說法。他們談起從什麼地方着手怎樣開始的，而在他們的談話中，完全表現出一種新的人物，受過蘇維埃政權，集體農莊制度教育的。

這個村的復興和這個村莊的生活是這樣開始的：

……集體農民在解放後過了三天，在農民鄧尼索夫半毀的房子裡開了一個會。這次會是共產黨員

薩文諾夫領導的，他領導這個集體農莊已有十年了。

他身子轉向集體農民們問道：「我們怎麼辦呢？」

柴茄特金答道：「就這樣搞吧，我的當家的爲了把三普特穀物不叫德寇搶走而把它藏在這裡。現在我把它拿出來當集體農莊的種籽吧！」

所有藏起糧食來的人，都把它拿出來當做大家的種籽。就在開會的地方收集了馬鈴薯、葱、蔬菜的種籽。國家還發給了一些貸款。在集體農莊裡找到了鐵匠與馬具匠。有一些人搜集各種農具的零件並動手裝犁、做鋤頭，另外一些人準備做馬具，小孩子們從樹林裡找來了德寇遺棄的負傷戰馬。人們先給牠們醫療、診治，看着牠們，以後這些牲口就可以幹起活來了。沒有房子，沒有衣服，——住在隣村的泥土屋裡。而勞動並不是白費的。一切農事都由婦女、老人和少年來做，因爲男人都隨軍打德寇去了，好從蘇聯的國土把敵人趕出去。

春天的陽光融着雪，並慢慢蒸乾着土壤，廢墟的周圍一切都活躍起來了，動起來了，人們從早幹到晚。馬不够用，婦人家和孩子們拿起犁頭耕着土地。

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好像是很長的。當在計算時知道「新鋸」集體農莊全部可耕的土地面積已和戰前一樣的時候，集體農民們多麼愉快興奮。

春季耕種已經結束了。老爹爹，婦女與少年拿起鋸子、斧頭、鉋子。首先建設農場建築物。至于

蓋住房這件事，集體農民們一時還沒有想到，——反正現在並不緊急。可是，小孩們的學習是不能中斷的，——大家都這樣認為。被德寇炸壞的學校底殘垣斷壁已被房架包圍起來了。集體農莊莊員從早晨一直幹到夜裡。沒有經驗的木匠，在還未蓋成的木房子的上面架樑蓋頂，好像是很難完成的任務。人們用仇恨和對希特勒匪徒的唾罵完成了這個任務。勞動不是白費的。小孩子們過了些時候都拿着書包去上學了。

說倒是容易的，耕種完了以後，開始了建設！這一切需要英勇的努力，無限忠實於集體農莊共同利益的服務精神。國家分配給森林地區，去砍伐樹木的還是那些婦女與少年。在衛國戰爭中的殘廢者，共產黨員豪烈夫與女集體農民查高魯柯負責鋸木板。老爹爹柯茲烈夫，他的女兒瑪麗亞、女集體農民鄧尼索瓦、坡里宛洛瓦以及還很年青的加甫里琴柯蓋好了第一批木板的房子。這個工作隊建設了頭十座住房、家禽場、馬鈴薯和青菜的貯藏窖。

一九四三年五月裡，第一個新居落成了。有一家從土屋裡搬進了集體農莊木匠與泥瓦匠蓋成的房子裡，全集體農莊莊員都來祝賀。大家都爲了自己集體農莊的建設家，爲蘇維埃政權，爲集體農莊制度，爲解放軍，爲偉大的斯大林而乾杯。

在老爹爹赫羅莫夫屋子旁邊土台上的談話已經變成事實了。集體農民們所想到的不是如何恢復被破壞的房屋——這個任務是會順利完成的。他們所想到的是到了跟戰前一樣的時候，在集體農莊、在

每個集體農民那裡一切都會有。

縋在皮外套裡面的女集體農莊莊員安婭勒了一下馬韁說：「噢，噢，卡雷伊！快一點！」

卡雷伊邁着不緊不忙的步伐，馬從鼻孔中呵出來的氣息像烟筒裡冒出來的烟一樣。道路兩旁高大的樅樹像牆壁一般地立着，樹枝因積雪過重而壓得低垂下去。在伊斯特林城郊，在那邊，閃爍着微弱的燈光的地方顯示出一幅建設圖景。

那一條路已變得和六年前完全不同了。在冬日靜寂中遠遠地聽到發電站發電機均勻的轉動聲，打穀機的嗡嗡聲，被緊緊勒着韁繩的雷卡伊，拖着雪橇上了小土山，而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伊斯特林水塔結凍成冰的、厚厚的、白色的雪原。在雪原的那邊映射着沐浴在地平線上的霞光。

「這就是我們的『星期五』村！」安婭站起身來從雪橇上立了一下並用手指着光亮的那邊。「現時我們不是像戰前那樣了，現在我們在家裡，在街上都有了電燈。集體農莊建設了自己的發電站」。我們很快地馳到農村，繞着畜牲場轉了一圈就向着廣闊的街道馳去，兩旁的屋子面對着面的窗戶有的是三個，有的是四個電燈，在所有的屋子裡放出光明。

「您到誰那兒去呢？主席那裡嗎？」

「不，最好，還是先到我們老朋友，赫羅莫夫那裡去。他還在吧？」

「爲什麼不呢？老頭子可健旺啦！他現在夜里還打更守夜。那邊就是他的房子」。

狗在院子裡叫了起來。門開了，主人出現在庭院裡。赫羅莫夫認出是我們，馬上便引進屋子裡。他對妻子說：「薩申卡，點起茶炊來吧！」

主人在新屋的廚房裡接待了我們。門打開了，裡面是一間寬敞的屋子，屋裡面雖然擺着兩張床和很多枕頭，但是傢具還是很少的樣子。

我們問道：「這就是說，已實現了電氣化了嗎？」

「不這樣不行麼！全集體農莊怎樣決定，大家就怎樣改變」。

在請我們坐到從廚房裡搬出來的凳子上之後，赫羅莫夫一面吃着茶，一面談着在三個月內替他蓋起這些房子的木匠；談到在那裡什麼都可買到的集體農莊合作社；談到政府貸款給他，和他現在已還了銀行的借款；談到達到戰前水平的集體農莊勞動日；同時談到自己忠實的朋友——妻子，她已是三個兒子（老頭子瞧着懸在牆上的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犧牲的兒子亞歷山大的大像片）和四個女兒的母親，十八個外孫的祖母。

赫羅莫夫看了一下廣播得滿屋都是喧鬧的歌聲的『禮砲』收音機之後說：

「什麼都聽得到。甚至美國人的……呸，美國人儘吹牛，真的！他們誇口活動房子，說每個人化五千塊美元就可買到。五千塊美元；一個人上那兒弄到這許多的錢啊？……好比說吧，在我們這兒，德寇把一切都燒掉了，誰都沒有了一個銅子兒。但是有集體農莊、有合作社。而且現在一切都恢復原

狀。這就是說——個人爲大家，大家爲個人。有些青年人，可能不明白這一點。而對於我這個老頭子，到那裡容易找到這些呢」。赫羅莫夫衷心地說：「美國人吹牛，吹牛！他們欺騙全世界！……」我們很早就醒了。在夜裡颳起了大風雪。

剛剛看夜回來的赫羅莫夫說：「今天彼洛沃查契柯夫勞動班開始蓋着第五十七幢房子，鋸着木頭。過了幾分鐘，廚房的門微微地開了一點，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她裹在皮外套裡。」

「薩莎嬌嬌，牛下小牛了！」愉快的聲音。

聲音消逝了，門猛的一聲關上了。我們瞧着女主人。

「你有嗎」？

她溫和地說：「是的，在我們牧畜場裡，牛都懷了孕，這是第二次下小牛了」。

在集體農莊管理處，我們知道許多關於集體農莊鄉村生活的好消息，這些鄉村都是從廢墟堆裡、曠野上建立起來的。集體農民的新特點，就是對這種人，只有共同的事業才是主要的、基本的。

集體農莊管理處設在馬廐旁邊的一間屋子裡。火爐不時地散發出暖氣。在主席薩文諾夫桌邊舉行了建築會議。各勞動班長在會計瑪特羅索瓦那兒開會正在計算着什麼。牆上貼着關於選舉地方蘇維埃的宣傳畫與標語。從宣傳畫上便可知道「星期五」村集體農民們在自己中間已推選出五個代表：集體農莊主席薩文諾夫是區蘇維埃的代表，皮羅格夫、皮斯庫諾瓦、斯密爾諾瓦與豪利諾瓦是村蘇維埃的代表。

集體農莊的鼓動家在選舉前，當敘說自己祖國的成就時，當然，會把自己的集體農莊『新路』拿出來做榜樣的。集體農莊會計統計好的數字證實了：集體農莊的農業在基本方面已達到戰前水平，而在某些方面已超過它。一九四一年這個農莊收入有卅多萬盧布，而去年（一九四七年）已超過五十萬盧布。一九四七年集體農民勞動日的生產已和一九四一年一樣多。而錢的收入還要多一些。

集體農民們已完全復員了。菲邁爾·費里波維奇·柴茹特金，就是一九四二年春耕時第一個拿出三十普特穀物給大家作種的，他在打敗德寇之後，就從前線復員回家，在集體農莊積極工作。他對我們這樣地談起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挺不錯。四七年內，跟老婆和女兒我們一起一共幹了一千一百個勞動日。這就是說會有一百二十普特穀物，四百八十普特馬鈴薯，一百八十普特蔬菜，一百二十普特飼料和三千多盧布。要是把這一切一下子都運到家裡來的話，那麼就非要三十匠馬來拖一列車不可」。

柴茹特金的家庭，不過是『星期五』村一個普通的集體農莊家庭。

這個村莊有五六戶人家搬到新蓋就的房子裡了。大家住得適宜，而且有了電燈。在今年和明年當中，集體農莊的計劃是每家都要搬到新房子裡。有十座房子的木料已經運來了，其餘的準備在國家分配的林區中想辦法。

我們參觀了集體農莊的一切經濟。新屋的後面：在那邊有許多堅固的，由于時間不久，還沒有變

成黑色的農莊的建築物。薩文諾夫解釋說：

「我們用集體農民的力量，沒有依靠外邊的幫助，蓋好了馬鈴薯和蔬菜的倉庫、家禽塢、打穀場、磨坊、囤穀倉、馬廐、鐵匠爐。發電站是我們一個特別的勝利，我們自己把它建設起來的。用在設備裝設電線和隔電子上化了六萬五千盧布。在恢復學校方面大概用去集體農莊公款一萬來盧布」。

在寬闊的溫暖的養畜場裡，我們參觀了斯密爾諾夫的繁殖場與訪問集體農莊的獸醫波提尼茨基。

他們令我們看了不動產和畜牲。在繁殖場裡牛底數目比戰前幾乎增加了一倍。在一九四九年內將沒有一個人沒有牲口。在養畜場旁邊是新的豬圈。這個農莊的豬和羊也比戰前養得多些。

我們被介紹認識了一位擠牛奶的與養豬的人。他們中間有自己事業的真正的萬能手。這就是莫特柯瓦，她在去年便使每個豬下二十個豬仔。

「這是有勞動和愛護獲得的」。

薩文諾夫解釋說：「你們所看到的一切，這已是被實現了的我們的願望，我們還注意將來。已經制定兩年計劃。第一，要使大家都有新房子住。也就是說，還要二十四座房子，其中一半要在四八年內蓋起來；第二，要建設一個集體農莊俱樂部，內有放映電影的固定設備與圖書館；第三是倉庫。以後才建築集體農莊管理處的房子。我們從春天就開始種樹。在街道兩邊栽植了樹木，栽培集體農莊果園。我們的集體農莊已是一片綠色而繁榮起來了！」